



# 树花不畏寒者为枇杷

■董雪丹 文/图



初冬的中原大地上，众花摇落、蜡梅尚未登场时，可以花开满树、香达肺腑的花儿，应该就是枇杷了。

宋朝诗人董嗣果写过一首《枇杷花》，诗中有“花开抵得北风寒”、“冻香便觉饴如蜜”之句，清清楚楚地都说了枇杷花抵挡得了冬日的寒风。还有一句“果收初夏摘金丸”明明白白地在说枇杷果成熟的时间。夏日里品味枇杷的甜香，伤风咳嗽吃枇杷膏时，还真是很难想起它在冬日里凌寒绽放的花朵。

枇杷是和小寒节气对应的第一朵花：“草花不畏寒者为款冬。树花不畏寒者为枇杷。并性坚贞，可以亢冬日祁寒……”翻开《花开未觉岁月深：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花信风》，发现了这句有关枇杷的美言。这是一本很美的书，重现了一百余年前日本画家巨势小石的手绘原稿——他画出了七十二候对应的花卉花开时的惊艳时刻，枇杷花在他的笔下也很美、很冷艳。

看身边的枇杷树，却没有这么惊艳——我开始竟没注意过它的花儿。可能是因为它的总花梗和花梗密生锈色的绒毛吧，远远看去，它是那么暗淡无光，那么容易被忽略。真正走近，才能发现它朴拙之中溢出的光华，仔细看去，枇杷花五瓣，白色或淡淡的黄色，五至十朵成一束，映着冬季依然葱葱郁郁的枇杷叶，愈发显出花之白、叶之绿。

枇杷花色彩虽不惊人，淡淡的药香却迷人。当然不会让所有人着迷，哪一味药都不可能治愈所有的病，更何况还有一句：甲之蜜糖，乙之砒霜。我是喜欢它这独一无二的品格的，喜欢它周身发散的若有若无的药香。尤其在冬天的雨后或雪中，觉得这清新爽肺的花香可以叫幽香，可以叫冷香，还可以叫雪香。这时节闻到这样的香，真是人生快事。

第一次听到枇杷树的名字，一下子就想到弹拨类民族乐器琵琶，当时还想，它们之间，有什么联系呢？后来才知道，是因树的叶子形似琵琶而得名。有关枇杷与琵琶，还有一个很风雅、很有趣的小故事：明朝画家沈石

田有一次收到友人送来的一盒礼物，并附信：“敬奉琵琶，望祈笑纳。”他打开盒子，看到新鲜的枇杷，不由微笑，复信：“承惠琵琶，开奁视之，听之无声，食之有味。”友人见信，作一首打油诗自嘲：“枇杷不是此琵琶，只怨当年识字差。若是琵琶能结果，满城箫管尽开花。”

枇杷与琵琶，这同音的两个名字让我有一种联想：冬去春来，枇杷树上结满了青青的果子，躲在琵琶形的绿叶之间。面对这些调皮的小果子，若在枇杷树下用琵琶奏一曲《十面埋伏》，给埋伏在枝叶间的果子们听，它们会兴奋得闪出光芒、灿若群星吗？它们的灿烂，应该是成熟吧，渐渐地从青绿变成黄或桔黄。枇杷的果子既然可以用来送礼，应该是很美味的。成熟的枇杷果不只酸甜芳香，还含有丰富的营养。不只能食，药用还有清肺胃热、降气化痰的功效。枇杷的品种很多，果子有圆圆的，有椭圆的，有扁扁圆圆的，大小不一，品种不同，长相不同，香味也各异。

除却食用、药用，有关枇杷我记忆最深的是明代归有光《项脊轩志》中的一句：“庭有枇杷树，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，今已亭亭如盖矣。”看似平平淡淡的句子，这棵枇杷树却仿佛就在眼前，亭亭如盖，很有画面感，还让人感受到一种蓬勃的生机，但与之对应的，是斯人已逝、物是人非，也因此，愈发让人心动、心痛。纵然枇杷的花、叶、果皆可疗疾，又如何医治这种心痛？此句无一字言悲，悲伤却如潮水；无一句言思，思念却已漫溢。这世间，总有一种情感，可以在严冬里开出清香的花儿，一如枇杷。我的想像中，更愿意把这个回忆的场景设置在冬日枇杷花开时，一种清冷的香，萦绕着一缕清冷的想念。



## 愿望

■王红丽

半晌时分，山脚下集市上热闹非凡，各种叫卖声此起彼伏，各色人等摩肩接踵。刘运刚卖了两担柴，怀揣银子准备回家。

正走着，刘运忽然感觉路边发出一道炫目的白光，抬头望去，一只纯色的白狐立在那里，双耳圆绒，黑色鼻头，一对眼睛满含忧郁地半眯着，脖子上的绳索被身边的一个猎户攥在手里。刘运走过去，白狐看着他，眼中竟然渗出泪来。泪水融化了刘运，他一时疼惜的不能自己。他问猎户多钱可卖，一番讨价还价之后，刘运掏出身上的银子，接过了猎户递过来的绳子。刘运把白狐牵至山林处，解开绳索对它说：“你走吧。”白狐站着没动。刘运不解地看着它。白狐说：“我有一个宝贝，为了感谢您的救命之恩，我可以通过它满足您的所有愿望。”刘运笑道：“真有此事？”白狐说：“请跟我来。”刘运跟着白狐来到一个山洞深处，白狐用爪子扒开乱草，露出一个椭圆形带洞洞的陶器来。白狐说：“这个叫埙，当你吹响它，说出你的愿望，它就能够满足你，不过一年只能使用一次。”刘运想了想，由于自幼家中贫穷，到现在他还是光棍一条呢，他吹响了埙，希望能有一个妻子。话音未落，从洞口袅袅娜娜进来一位女子，面容姣好，温婉雅致，对着刘运轻呼夫君，弯腰一揖。刘运喜不自禁，手握女子走出洞去。

回到家中，刘运和女子相亲相爱，相敬如宾。他更卖力地上山打

柴，可还是不能带给女子优裕的生活。于是，一年后的一天，他再次吹响埙，希望给他们以荣华富贵。然后他们的茅草屋不见了，随之而起的是红瓦灰墙，高大宽敞的院落。他们吃着珍馐美味，穿着绫罗绸缎，院子里仆人成群，随时恭候着他们的吩咐。

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刘运感到这样的日子过得也有些腻歪，于是开始寻找刺激。他出钱让猎户们上山打猎，凡是山上能够打得到的野味，只要交给他就会有赏，野兔、野鹿、水貂、蟒蛇……他们家的餐桌每天都变换着不同的花样。后来猎户打不到猎物了，他又吹响了埙，以使他家依然能够源源不断地吃到野味。

再后来，他和妻子都感染了野生动物身上的病毒，得了重病。为了治病，他们变卖了家产，但是依然没能挽回妻子的性命。时间没到，他不能吹埙，病弱的刘运躺在床上奄奄一息。

这一天白狐悄悄地来到他的身边，对他说：“由于你滥杀野生动物违背了戒律，这个埙只能再用最后一次，你想要什么？”刘运有气无力地说：“我要活命，活着就行。”白狐替他吹响了埙，然后就带着埙离开了。

过了些时日，刘运的身体恢复过来，可以下床活动了。他又住到了从前的茅草屋里，孤身一人，家徒四壁。回想起前段的经历，他好像是做了一个梦。他从墙上取下刀具，出门上山砍柴。

